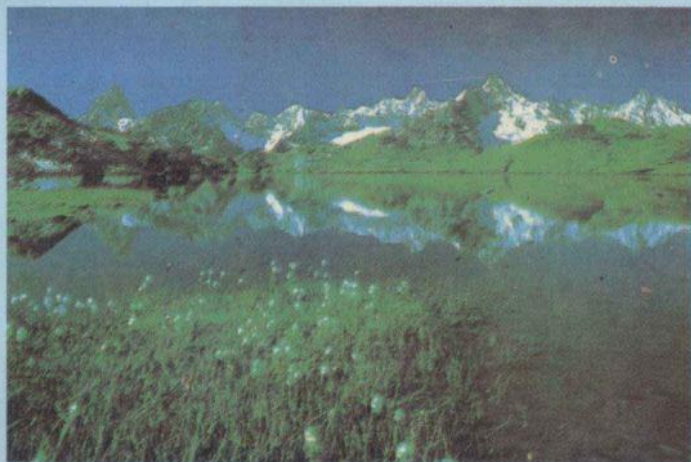


当代中青年作家新著丛书

同类

朱美云 著



● 四川民族出版社

同 类

TONG LEI

朱美云 著

○ 四川民族出版社

一九九六年·成都

(川)新登字 002 号

责任编辑:时 超

封面设计:杨国胜

技术设计:胡 舸

当代中青年作家新著丛书

第一卷(1—10本)

同 类

朱美云 著

* * * * *

四川民族出版社出版发行

(成都盐道街3号)

四川省新华书店经销

成都建设福利印刷工艺厂印刷

开本 787×1092mm 1/32 印张 6.0 插页 2 字数 120千

1996年4月第一版 1996年4月第一次印刷

印数 1—2000

书号 ISBN7—5409—1716—4/I·309

全套 10 本定价:65.00 元

当代中青年作家新著丛书

DANG DAI ZHONG QING NIAN

ZHUO JIA XIN ZHU CONG SHU

主 编 刘 平

副主编 杨国胜
鲜知知

目 录

梦魂千里.....	(1)
妻愿	(15)
我的小太阳	(27)
同类	(46)
朋友	(63)
在这小小的世界面前	(73)
青春时节	(85)
C 城	(101)
挣扎	(105)
我与好汉沟	(132)
后记	(183)

梦魂千里

一

列车在南方的大地上奔驰，公路、房屋、田野、山峦……一齐向后退去。谢诚望着对面恹恹欲睡的年轻姑娘和中年妇女，想象着李松柳的形象。能找到她吧？她为什么要去重庆？……谢诚想起了两年前那些令他愁郁令他激动的日子。

一个紫红的黄昏，他快快回到家里。父亲咳着，走过来：“你的信。”他懒懒地接过来，马上睁大了眼睛：“这是谁写的？”因为字迹陌生。信封像雪一样白，正面左下方是一个年轻貌美的姑娘，背面有一行醒目的铅字，那是法国大作家维克多·雨果的名言：“人生是花，而爱便是花的蜜。”他急忙拆开，贪婪地读起来：

尊敬的谢诚同志：

读了您的《天边的云》，我流了一阵的泪。它无疑是当代的一篇佳作。我深深体会到：真正伟大的文学是基于普通的人性。我看了一些评论，说它宣扬了资产阶级的人道主义，是严重的精神污染品。不要理这一套！他们要批就让他们批好了。我倒希望他们批得厉害些，因为这更能说明他们的荒谬。真正的文学属于广大读者，而不是几个睁着眼睛乱说的评论家！

我祝贺您写出了如此成功的作品！愿能再读到您的佳作！

您的忠实的读者 李松柳

五月十日

眼泪不知不觉流了出来。“李松柳”，他久久望着那个陌生的名字，然后把信反复读了几遍。“李松柳，你是我的知音啊！可你是谁呢？”他在心里这样说着，再看看信封，发现没留地址，只写着“本市李斌”。

夜里，他失眠了。

“谢诚，你那篇《天边的云》，影响很不好。你准备怎么办？”这是科长的声音。一个多月来，不少人议论纷纷，说宣传科需要整顿。科长本来和他的关系很好，但事到如今，压力太大，不得不这样向他提出了。

“我下去吧，还是干我原来的那一行。”

“好。我把你的意见告诉人事科和组织科。你也不要老是发愁，吸取教训就好了，说不定以后你还会回来的。”科长握着他的手。他什么也没说，点点头。

于是，他回到了船上，又成了一名水手。

“谢诚同志的《天边的云》，塑造了一个孤独的悲哀的灵魂。主人公云飞深感现实荒谬、社会冷漠、人生多变，于是拼命追求自我解脱，企图返回自然，远离尘世。这无疑是一个可悲的存在主义的灵魂！这个人物形象，决非是现实的真实反映。他歪曲了社会主义社会中人与人之间的关系，丑化了生活的真实面目，给人的印象是：现实可恶！现实可怕！这无疑是荒谬的、值得否定的！……”这是一篇评论中的一段话。读着一篇篇这样的评论，他仿佛看到了满天滚动的乌云，心不由得阵阵紧缩。

“读了您的《天边的云》，我流了一阵的泪。它无疑是当代的一篇佳作。……”李松柳那娟秀流畅的字迹又清晰地出现在眼前。

他翻了一次身，又翻了一次身……

半个月后，他又收到李松柳的信。信中谈了自己对目前文艺界的看法，谈了自己的文学主张，谈了自己对某些作家的崇

拜，还谈了自己怎样酷爱文学。信写得很长，但还是没留通讯地址，这使他苦恼万分。

以后，又来了几封，几乎是半个月来一封。每封信的内容都不同，但每封信的内容都是谈文学。信中的观点与谢诚如出一辙，有些还令他惊讶不已、赞叹连声。“李松柳啊李松柳……”他常常念着这个名字，冥思苦索着怎样才能知道她的通信地址，朝朝暮暮期望着能见到这个神秘的陌生人。

第九封信后，那雪白的信封便无踪影了。

谢诚好像失去了什么，终日无精打采。那翻滚的江水，那坚硬的甲板，那油腻的缆绳，都似乎远离了他的视线，麻木了他的神经。每次靠港，他都希望再能见到那雪白的信封，可是，他得到的是一次次失望。他好像成了自己作品中的云飞，终日孤独苦闷，用冷漠的眼光看着整个世界。

船上生活枯燥，加上精神上的一系列打击，他终于病了，病得卧床不起。朦朦胧胧中，一个姑娘来到他面前：“谢诚，我来了！我就是李松柳！”“啊！”他睁开眼，挣扎了一下，那姑娘的情影立即消失。房间还是像往常一样，一张写字台，三张双人铺，铺上乱丢着伙伴们的衣服。

“谢诚，谢诚，你的那位给你来信了！嘿！你那位真聪明，怕我们知道，连地址也不写。唉，她是哪里的哟？”一个同事走进寝室，手里扬着一个雪白的信封。

“哪儿来那位哟，是同学来的。”他挣扎着爬起来，心里涌起一排激浪。

“算了吧，同学来的，鬼才相信。”同事说着，把信递给了他。

信写得较短：

尊敬的谢诚同志：

我给您写过好几封信，可能都收到了。由于种种原因，我

一直没留自己的地址。其实，我就住在本区华新街20号，不过，当您收到这封信时，我已不在那里了。我们搬家了。

最近读了您的《没有音符的思念》，觉得莫名其妙。您怎么了？这可不行！这样写下去，佳作名篇就会向您告别。

好吧，这可能是给您的最后一封信。祝您创作丰收！

您的忠实的读者 李松柳

二月二十八日

无论怎样也按捺不住奔涌的潮头，他立即挣扎着下了船，乘上了去华新街的公共汽车。

一家人正在往里搬，问他们什么都不知道。一个邻居站在门口说道：“前几天就搬了，搬到重庆去了。”

“你知道他们搬到重庆什么地方去了吗？”他问道。

“不知道。只听说在重庆火车站附近。”

“哦！”他笑了笑，一颗心却跌进了万丈深渊。上个月父亲因肺癌死去，使他悲痛万分，而此时失落给他心灵的打击，并不亚于父亲病亡给他的打击。他呆呆地站在那里，恨自己几个月来为什么不知道这个地方。他把这里的一切看了又看，想象着李松柳在这里进进出出的各种情景。

从此，重庆成了他梦魂萦绕的地方，那个想象中的李松柳常常在梦中出现。那十封信，终日放在枕下，已读得滚瓜烂熟。他从不存钱，而今，也开始省吃俭用了。船员们不了解他，还以为他要准备结婚呢。

公休的日子终于姗姗来临，于是，他乘上了去重庆的列车。

二

山城的盛夏，似一个巨大的火炉，狭窄弯曲的公路热得发烫，拥挤不堪的高楼热得令人喘息，长江、嘉陵江在沸腾。

谢诚下了火车，不知往什么地方走。在这异乡的土地上，眼

前全是陌生的街道、陌生的楼房、陌生的人群。他不认识李松柳，即使认识，在这人流如潮的地方，也难以找到。问人吧，但问谁呢？火车站附近，这附近有多少街道、多少楼房啊！而且还只是听说，如果不是在火车站附近，又到哪儿去找呢？唉！……他的额头皱了起来，像一道道山梁。

不问不行，可问了十个、百个，人们都摇摇头。一个老太婆说：“你这个年轻人也是，连人家住哪条街、好多号都不晓得，哪个找得到哟？你这样找下去，找一辈子也找不到！”他虽不大懂重庆话，但大意还是知道。不管有多少困难，他总得找下去啊！一年只有这五十多天的公休，而且又借了别人一笔钱，总不能这样白走一趟！他不停地问着，一天、两天……一周过去了，还是没有着落。

他站在两路口天桥上，望着潮水般的汽车、潮水般的人群，寻找的意志渐渐崩溃：“即使在这附近，看来也无希望了，何况她还可能在别处。”他无精打采地离开了天桥，向火车站走去。具有三千多年历史的驰名中外的古城，竟一点儿引不起他的兴趣。在火车上，他曾打算去看看白公馆、渣滓洞、红岩村，以及枇杷山夜景、重庆人民大礼堂，可现在什么也不想看。

“年轻人，找到了吗？”回头一看，是前几天那个头发花白的老太婆。

“没，没有。”他摇摇头。

“你去派出所问没有？”

他的眼睛一亮：“唉，我怎么没想到这点？”

“哎呀，你哪个那么傻哟？”老太婆伸出食指，指了指他，笑了。

“谢谢您！太谢谢您了！对，找派出所，我马上去！”他也笑了。

费了九牛二虎之力，终于查到了！他狂喜地直奔鹅岭公园。

门开着，没有人。他的心突突乱跳。他无法想象她现出时的情景。他忘了当看见她时该说的那些话，甚至忘了问“李松柳住这里吗？”

一个白发苍苍的瘦弱不堪的老人从里屋走出来，眼睛微肿。见他站在门前，红着一张脸，很是奇怪：“你？……你找谁？”

“李……李松柳。”他结结巴巴地说道，汗水在脸上直淌。

老人猛地睁大了眼睛，嘴张得老大，过了半天，没说出一句话。

他吓坏了，急忙问道：“老人家，您……您怎么了？”

老人没回答，两只可怕的眼睛仍然死死盯着他。过了片刻，才颤抖着紫色的嘴唇低声问道：“你……你找她有什么事？”

他终于松了一口气，摇摇头：“没事儿，我是顺便来看看她的。”

“你从哪儿来？”

“上海。”

“上海？”老人的眼睛又可怕地睁大了，枯槁的身体晃了晃。过了好久，老人才想起了什么似的：“哦，上海，从上海来！快，快到屋里坐！”

老人泡了一杯茶，放在茶几上：“你叫什么名字？”

“谢诚。”

“谢诚？”老人的眼睛又一次睁大，嘴唇剧烈地抖动起来，接着，眼里涌出一串浑浊的泪。

“老人家，您怎么了？”他急忙扶住老人，满脑子都是惊奇。

“你以后来看她，行吗？”老人望着他，像在祈求，眼泪还在一个劲儿地流。

“为什么？”

老人抹了抹泪：“她病了，病得很重，不能见人。”

“得了什么病？”

“心脏病，非常严重，而且……”老人说不下去了，哭了。

他没有再问下去。等老人平静后，他从包里拿出苹果、香蕉等水果：“这是我给你们买的，是个意思……”

“不！”老人立即站起身，眼泪又涌了出来。“你不要拿出来，她……不喜欢吃水果……我……我也不喜欢。”

他还是全部拿了出来。老人劝止不住，只好坐下来。

“您是松柳的父亲吧？”他忽然想起忘了问他和李松柳的关系。

“嗯。”老人点点头。

“你们为什么要搬到重庆来？”

“重庆是我的老家。我老了，松柳患了重病，上海又没有什么人了，所以就想法搬到了这里。”

房子很不错，看来这老人是一个离休干部，因为一般老百姓是不可能住到这样好的房子的，况且这里树木成荫，花草繁茂，风景优美。

末了，谢诚站起来：“伯父，我过两天来看她，怎么样？”

老人站起来，啜啜着，眼圈红了。

两天后，谢诚又来到鹅岭公园。门紧闭着，敲了一阵门，也没人开，看来，老人没在屋里。等了一天，门仍然紧闭着。谢诚决定明天再来，但到了明天，门还是紧闭着。谢诚想：“他可能是到医院照顾女儿去了。”想到这里，他后悔忘了问李松柳住在什么医院。

又过了两天，他来到这里。老人见了，急忙回屋，但关门来不及了。见此景况，谢诚不禁纳闷起来。他决心今天无论如何要见到李松柳。

“小谢，你和松柳是什么时候认识的？”

老人叫他坐下后，自己也坐了下来。

他的脸红了：“不瞒您说，伯父，我还不认识她……”

“什么？你说什么？”老人吃惊得两眼一闪，嘴像被什么东西猛地拉开，成了一个山洞。

谢诚谈了李松柳来信的前前后后。老人听了，如释重负：“哦，原来是这样。”说着，走进里屋，一会儿便出来了。“小谢，这是她准备给你写的信，可信还没写完，她的病就突发了。”老人把那张信纸递给了谢诚。

谢诚激动地接了过来。

尊敬的谢诚同志：

我本不应该再来打搅您，但考虑再三，觉得还是应该写这封信，尤其觉得应该告诉您一个秘密；因为我可能……

“可能”的后面有一小点墨水，显然是病突发后笔掉下去溅上的。

“秘密？什么秘密？她可能，可能什么呢？……”一连串的问道在谢诚脑海升起。他急忙问道：“伯父，她现在在什么地方？”

老人沉默了一会儿：“在她卧室里。”

“我现在去见她行吗？”他恳求地望着老人。

老人也望着他：“小谢，你不见她不行吗？”

“伯父，我求求您，只见她一面！我从上海来重庆，就是为了来见她呀！我那天说是顺便来看她，完全是撒的谎。求求您，伯父！求求您让我见她一面！……”

老人被他的请求感动得流下了眼泪，过了一会儿，低声说道：“好吧，小谢！但你一定不要惊动她，她……她需要安静……”

老人带着他，来到李松柳的卧室门前：“她就在里面，你进去吧！注意，不要惊动她！”

谢诚轻轻走了进去，顿时，他吃惊了。屋里没人，只有舒

适的床铺、高雅的家具、华丽的摆设，书架上，摆满了古今中外的名著，他急忙退了出来。

“伯父，她不在呀！”他低声说道。

“在呀，你没看见写字台吗？”老人背向着他，声音低得只能勉强听见。

他转身回屋，看见了写字台，可没有人。“难道我的眼睛有问题？”他揉了揉，还是没看见人。“这是怎么回事？”他走了过去，顿时“啊”地惨叫了一声。写字台上立着一个小小的镜框，镜框里是一张美丽的笑脸，而镜框后面，却是一个青色的骨灰盒！

四

他放声痛哭着，哭得肝肠寸断，凄惨异常。他望着骨灰盒，望着那张熟悉的笑脸，无情地抓扯着自己的头发、胸膛。很快，哭声变成了嚎叫。他站起来，一步步向后退去，仿佛面前出现了可怕的东西。突然，他叫了一声“云竹”，向写字台一头撞去……

老人先是悲哀，后是惊惶，现在完全被吓坏了。他急忙走出屋，叫人扶起了鲜血直流、昏迷不醒的谢诚。

谢诚醒过来，喊了一声“云竹”，又失声痛哭起来。人们莫名其妙，包括老人在内。

不知什么时候，谢诚终于平静下来。他躺在医院病床上，望着从窗外射进来的阳光，想起了那一幕幕往事：

“谢诚，谢诚，在家吗？”这是一个春光明媚的早晨，银铃般清脆的声音从门外传来。

谢诚正在睡懒觉，一听，翻身下床，边穿衣边答道：“在……在家。”他知道是李云竹来了，急忙取下书包，掏出作业本和书放在桌上，然后大步奔到门前。

“怎么，不欢迎我？”李云竹一进门便大声说道，接着往椅子上上一坐，睁着两只甜甜的大眼睛。

“欢迎，非常……非常欢迎。”谢诚有点窘。

“那怎么半天不答应，答应后又半天不开门？”

“我……我在做作业，没听见。”谢诚脸红了。

“做作业？”李云竹站起来，看了看作业本和书，马上笑了。她走到床前，牵了牵被子，接着扬起脸，快活地笑道：“哈哈，你在做作业！奇怪，这被盖怎么这样乱？怎么还是热乎乎的呢？”

谢诚的两颊红得像两片火烧云，但笑了，笑得那样羞涩，那样憨厚。他悄悄看了一眼李云竹，没想到，李云竹正望着他抿嘴而笑。

“你真是个傻瓜，连撒谎都撒得不像。”

李云竹笑着走到李面前，牵着他衣服的一颗扣子：“看，你的衣服都扣错了。”

他低头一看，衣服一边长一边短，不禁又红着脸笑了。

“你爸爸和哥哥呢？”

“都上班了。”

“上班了？星期天，还上班？又在撒谎吧？”

“真的。我再撒谎就是狗。”谢诚收住笑容，非常认真地说。

“好。走，我们去鲁迅公园玩！”李云竹很高兴，拉着他的手。

谢诚的脸又红了，但没有推辞。

鲁迅公园游人不多。他们愉快地走在林荫小道上。

“初一（二）班是个落后班，听别人说不好辅导，特别是课外活动不好开展。你觉得该怎么办？”

谢诚想了一会儿：“先抓班干部的团结，再做几个调皮生的工作。如果谁不听话，我们就收拾谁，反正学生收拾学生不犯法。课外活动，我看最好少读报纸，可以唱唱歌、跳跳舞、讲

讲故事、下下棋。唱歌跳舞，你来负责，讲故事、下棋我来负责。”

“好极了，就这样办。”李云竹高兴得跳起来，两根羊角小辫上下晃着：“我看你还是挺聪明的。”

星期一下午，李云竹先到三楼教室，见他没来，便在楼梯口等他。他还了书，匆匆向初一（二）班奔去，到二楼转弯处，一抬头，便看见了李云竹那张如花似玉的笑脸。她今天穿得很漂亮，雪白的衬衫，火红的裙子，手里拿着一个歌本。

“你到哪儿去了？”一见到谢诚，李云竹的苹果脸便变成了一朵鲜艳的花。

“还书去了。”

接着，他们以“辅导员”的姿态走进了教室，出现在几十个小同学面前。

他们回答了他们提出的有关学习方面的问题，还给一些同学讲了作业。此后，便是李云竹教大家唱《我的祖国》。

一条大河波浪宽
风吹稻花香两岸
我家就在岸上住
听惯了艄公的号子
看惯了船上的白帆

.....

优美动人的歌声在教室里回荡。同学们摇着身，晃着脑，完全沉醉在歌声里。在这些中学生眼里，李云竹是一个非常了不起的、令人崇敬的“老师”；在谢诚眼里，她是世界上最美最美的姑娘。

期末，各高中班“辅导员”进行评比，谢诚和李云竹都被评为“优秀辅导员”。

三年高中生活像流水一般逝去。同学们都沉浸在难舍难分

的气氛里。他们不理解，时间为什么会流逝，高中生活为什么只有三年。只有此时，他们才感到时光的分分秒秒是那样的宝贵。

李云竹说：“谢诚，我们不分离吧？无论到什么地方，我们都永远在一起！”

谢诚点点头：“我也是这么想的。无论什么，无论是谁，都不能把我们分开。”

那时哥哥还活着，谢诚不能留在父亲身边，毕业后，摆在他面前的路只有一条：到农村广阔天地去。李云竹不仅是“独子”，而且父亲还是某部队的政委。她的路就多了。在严峻的现实面前，两人都被离别的痛苦折磨得十分憔悴。临别的前两天晚上，李云竹悄悄来到谢诚家，正好谢诚的爸爸哥哥又上夜班。

他们谈了很多很多。到半夜了，李云竹还不想走。她的爸爸在部队，家又不在上海，平时都是住在学校。谢诚有点害怕：“你不回校不行吧，要是学校知道了我们在这里，会批判我们的。”

“我才不怕呢，要批判就让他们批判吧！我看又能把我们怎样。”李云竹说着，一下倒在床上：“唉，我们多么不幸啊！要是我们不分离就好了！”

谈了很久很久，两人仍没有睡意。忽然，李云竹小声说道：“谢诚，你过来，我给你讲！”谢诚的心咚咚地跳起来。他走过去，站在床前，呆立着。“来呀，我给你说句悄悄话！”李云竹小声说道，脸一下变得通红，谢诚怯生生地俯下身。李云竹贴近他的耳朵：“我们要分别了，我想你亲我一下！”谢诚顿时感觉浑身发烫。他站起来，额上浸出了汗水。他呆呆地站着，什么也没说，心里一个劲咚咚地响，无法停息。过了一会儿，他听到了李云竹的哭声，那是用被子捂着嘴后，因剧烈的颤动捂不住而传出的。谢诚和李云竹虽相好了几年，但那纯粹是真挚